



琴台客聚 潘國森

# 春不同 Spring!

許多人說要過了立春，即中國時間2023年2月4日上午10時許，才算是癸卯年開始。這該是術數家言，尋常老百姓只過春節，早在1月22日凌晨零時已算虎去兔來。

除了「夏正建寅」之外，還有「殷(商)正建丑」和「周正建子」。建丑之月有小寒、大寒兩節氣，以大寒(丑月中)為歲首，仍見於中醫運氣學說。

五運六氣周期，都由第24節氣大寒開始。五運是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，每運約72天。六氣是厥陰風木、少陰君火、少陽相火、太陰濕土、陽明燥金、太陽寒水，每氣佔4個節氣，約60天。這六氣是天地正常氣候，如果太過或不足，就體現為風、寒、暑、濕、燥、火這可以致病的「六淫」。

每個回歸年寒暑一度共365天有餘，古人為方便教學而籠統說1年共360天(日)，每個節氣則相隔約15天。我們人類在地上，感覺是日月五星繞住我們生活的大地轉，肉眼見太陽在天上每天約移動一個圓周的360分之一，於是分圓周為360度，以誌「日行一度」(太陽每天移動一度)。到了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(1473年-1543年)提出「日心說」(Heliocentrism)，人們對於天上星體的運動才有更為精確的認識。

以冬至(子月中)為歲首，可以追溯到漢易卦氣家，冬至象徵一陽來復。今時我們廣東人還有「冬大過年」之說，過冬至與過春節一般的隆重。熟知干支紀年月日時的朋友，都知道干支序號第一為甲子，甲子日例

必有甲子時，甲子年卻無甲子月，例以序號第三的丙寅月作為一年之始。筆者猜想是上古由「建子」改作「建寅」的結果。「原本」子月為歲首，改為寅月，甲子、乙丑兩個月撥到前一年，於是甲子年改為以丙寅月開始了。此所以「夏正建寅」、「周正建子」的說法未必是歷史的真實原貌。

「秦正建亥」是筆者杜撰，秦代到漢初都以「冬十月」為歲首，「十月」實指「建亥之月」，涉及立冬和小雪兩節氣。漢武帝太初元年(前140年)是最後一回以冬十月為歲首。太初二年改以春正月為歲首。

中國以「四立」劃分春夏秋冬「四時」，歐洲人則以二分二至定「Four seasons」!

立春到春分，既是春天也是Winter。春分到立夏，既是春天也是Spring。立夏到夏至，既是夏天也是Summer。夏至到立秋，既是秋天也是Summer。秋分到立冬，既是秋天也是Autumn。立冬到冬至，既是冬天也是Autumn。冬至到立春，既是冬天也是Winter。

一回歸年比360天為多，節氣之間亦長短有異。冬春節氣較短，或不足15天；夏秋節氣較長，常超過15天。中國的春天90天半；夏天94天稍有餘；秋天差少許92天半；冬天才88天半；合起來就是365天有餘了。西方的Spring約92天半；Summer約93天半；Autumn差少許90天；Winter差少許90天；合起來也是365天有餘。

故曰：「春不同 Spring! 夏不同 Summer……」



人生憑闖處 童心

# 人生沒有標準答案

每每考試結束，總有學生心照不宣地「對答案」：此題選A還是B；彼題答0還是1；燒了曹營的是袁紹還是孫權，好望角邊上立了塊旗子的是哥倫布還是達爾文。若一致，便齊聲歡喜鼓舞，即便是大家都錯，也至少收穫了自信，它大概率會激發緊接着奮戰另一場考試的鬥志和求勝慾。當然，答案若不一致，不同的學生會略有不同：有的選擇不去探究，這多半會發生在中四、中五的學生身上，因為他們已經懂得「過去的已經過去，已經發生的無從改變」，並且可以用理性的定力去實踐「往事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」；愈是低年級的學生愈會受到「不一致」的干擾，帶來的就是懊悔和受挫感，甚至是登時哇哇大哭。記得剛入行時，我會悄悄地跟同事講：「這孩子，真是自尊心太強，不過就是錯了題而已嘛。」而如今，我會覺得，不論怎樣的表現都很正常，誰又能定義，面對這樣的受挫感，哭和不哭哪個才是標準答案呢？

考試有標準答案，但生活沒有，人生就更沒有。不過，現實生活之中、隱秘之中的人性帶來的行為慣性卻是彼此要經常對對答案，看看別人在幹什麼：有小學同學結婚了，生了兩個娃，於是很羨慕別人的天倫之樂；有中學同學移民英倫，在泰晤士河邊上夜夜笙歌，每到周末一家人在牛津校園徜徉，綠樹藍天，令人艷羨；有舊同事創立公司，賺了大錢；同樣的年紀，早早地實現了財務自由；有新朋友左右逢源，善討老闆歡心，升職加薪，又讓日日苦做的自己倍感神傷……很多時候，所謂的「標準答案」，來自他人，而「自己」是最不重要的，可有可無，直至在「標準」中被放低、被消失。那是多麼可悲的人生。

白天教書，晚上寫作，我極少去參加飯局，不懂得應酬；有空了也會約聊得來的朋友，喝杯茶，交流一下近期讀過的書或是看過的電影，也偶爾會聽一聽朋友家長裏短的傾訴，但，只是做一個傾聽者，幫助朋友完成情緒的釋放，這大概是天性之中的一種悲憫。我曾問過自己，放下書，不寫作，這些原本屬於自己的寧謐時間裏，也非常「合群」地去Social，去找「有用的人」喝酒、唱歌，去從眾地和「大家」聊那些不感興趣的事，我能堅持多久？一天、一周，還是一個月？可那樣的我，還是我嗎？

你應該合群，你應該結婚，你應該生孩子，你應該像別人一樣……這些話無論是假意還是真心，都只是別人的意見，一定不是標準答案。因為人生沒有標準答案，每個人的生活都值得被尊重。活着，是為了不斷找到那些真正有趣的事，做一個絕不完整但十分精彩的人。



心窗常開 潘金英

# 抽屜回憶 父子理髮

打開抽屜，其中的一套DIY剪髮工具，讓我想起子女兒時理髮的事；我女兒愛美，小時總是讓外面理髮師傅操剪，不肯交我來剪；但我兒沒所謂，總由得我操剪……

記得那年歲末，我兒穿着寶藍色的新絨毛外衣坐定來讓我剪髮，我為他身圍米色的大褂巾，站在他身後拿起剪刀和削髮器，踏出替兒子初剪那一步了；他總是緊握著小手任我落剪，不會拉扯理髮時用的圍巾；我剪出清湯瀝似碗；有時剪歪了，把他的頭髮愈剪愈短似和尚仔，我呆住捏把汗了；他卻不生氣看着我笑，說踢球玩樂時間要長又多，頭髮則不宜多及長，愈短愈好，省得打理呀！

自此我總愛為他剪髮，一直到他9歲赴英寄宿留學後，才不再由我操剪，而須光顧倫敦的理髮店，收費很昂貴哩！

翻翻抽屜，翻出年來生活的蹤跡，追憶去年秋天，風和日麗，夕陽似夢境般醉人，惜世情偏事與願違，揪心事總擾人清夢，我枕伴良人、兒子父親突因跌倒暈過去，無奈路阻致失救，錯過了黃金救命期令右半身嚴重中風了！晴天突變霹靂，他半身不遂難逃離臥床塞運了，人生難料，令人唏噓！唉，中風後難以出門去光顧理髮店，無法自由行動的他，難免沉默不語，鬱鬱寡歡，而往日為兒理髮的我，變了為夫理髮了。

我默然為丈夫操剪，心盼着兒子快從倫敦飛回家來，讓他來為父親理髮……記得去年冬天，我兒赴聖誕及世界盃期間，盡取大假回來團聚，我們母子相互擁抱，他父親興奮又欣慰！世界盃期間，我兒與父朝夕相聚，每天總是依偎在父親身旁，他深信只要勤動手替父親按摩，肌肉就不致壞死……晚上，父親斜躺床上，我兒隨電視播映球賽而緊握着父親右手，替他按摩，父子倆同看世盃賽，談往事，聊說當日精彩的波經，我兒陪父親憶舊聊天，難得見父親重現開懷歡顏……

現代輪流轉，我兒在港的三周裏，為父親按摩、剪髮，剪出和尚頭似的；又常為父親剃鬚，父親感受兒子孝心，洗滌了他生活中負面的情緒……

抽屜，藏着生活的精彩點滴，總是不響地映照着我們的歲月；也許期盼的生活稍縱即逝，但總有回憶的甜美讓我們喘息，慰解傷痛，帶來平和安靜；關上抽屜，回憶的美好，仍似夕暉柔暖光照入心窩；而五味雜陳的種種回憶，可堪回味，讓人釋懷！



兒童剪髮 作者供圖



翠袖乾坤 余似心

# 冉茂芹淚眼中的光緒

在眾多華人著名畫家中，冉茂芹是少數創作古代歷史油畫的藝術家。他畫中留住的歷史時刻，除感動畫家自己，也感動了觀眾，把歷史人物那一刻的哀傷和堅毅永遠凝視，呈現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眼前。當中《光緒與珍妃》一畫更耗時20多年！

《光緒與珍妃》畫面簡單，是雙手緊握雙目憂戚坐在眾多卷讀旁的光緒與站在她身後的珍妃，在幽暗燭光下，氣氛令人有點窒息的感覺。背景是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慘敗，光緒警覺要圖強衛國，在改革派和知識分子推動下，發起「百日維新」，改革雷厲風行，可惜為保守派和慈禧所不滿，在袁世凱叛變及保守派策劃的「戊戌政變」下，光緒被禁瀛台抑鬱而終。而珍妃則被幽禁於北山，八國聯軍攻城，慈禧逃走前命人將她推下井中淹死。



冉茂芹名畫《光緒與珍妃》 作者供圖

畫面表達光緒在面對四面楚歌，翌日便要親見慈禧接受不祥的命運安排，在那漫長的一夜悲戚與憤懣交織的心情。畫家認為光緒在艱困的環境下仍堅持改革國政，可謂千古一帝，歷史應還他一個公道。

冉老師前後花了20多年去構思、推敲光緒的心情，他找來一個又一個模特兒，從表情、神情、姿態，修改又修改，他對我說：「邊繪畫，我邊想到光緒當時的難處，我不禁潸然下淚！」多年前我在他畫室所見的構圖，與完成作品有不少改動的地方。

正如他所言：「掙扎完成(這作品)時，我已七十有一了，我沿着自己內心指引，陪着光緒與珍妃艱難地走完那惶恐無盡的痛苦之夜。」

今年此畫展出時，冉老師說：「我又作了些改動！」畫中的光緒弓着背力握雙拳眉頭深鎖，雙眼炯炯有神，呈現出堅持又帶着幾分悲慟，像直視着今天的你我，一臉無愧於歷史！



百家廊 李雲娥

# 知否知否

一不小心，我就當上了會長——動物保護協會會長，榮升為第一家長。家中的雞、鴨、狗、人組成一個和諧的宇宙大家庭。小狗雪睿租籍深圳，是女兒從車流中救出來的一條流浪狗，後來遷居湖南，陪我住在鄉村。為了報救命之恩，牠看家護院，當起了分文不要的「保安」。

雪睿每天蹲守門口，除了欣賞美女，偶爾裝模作樣地吠幾聲，一副生人勿近的高冷男神樣。有時不請假不報告，無組織無紀律溜出家門，和牠的狐朋狗友在外面鬼混，留宿在外，和「小情人」打得火熱，以致讓一隻小母狗意外懷孕，牠卻不負責任地直接開溜，是個十足的「渣男」，把狗臉丟盡了，以後在狗界怎麼混，怎麼抬得起狗頭？每天在外瀟灑回家，弄得一身泥一身草，進屋時從不換拖鞋，把客廳裏畫滿梅花。看到我把木棒高高揚起，雪睿就使出狐媚之術，尾巴搖出三十六七十二般變化來。雙腳抱着我的腿，用臉在我身上蹭過來蹭過去，動作極盡溫柔，極盡討好。

有天我急匆匆出門上班，沒放狗糧，下班回家時，雪睿餓得不行，用嘴叼着碗，使勁地敲打地板，大有乞巧討飯嗶哩花落的架勢，又好像在說：「再不給狗糧，我就告你虐待罪，毀你一世英名。」看到雪睿滑稽可笑的樣子，我裝作視而不見，哼着歌刷着短視頻走開了。無可奈何的雪睿立刻就沒了那種張張氣憤，只好叼着碗遞到我手裏，可憐巴巴地望着我，眼淚都快流出來了。我輕蔑一笑，「你不是有三頭六臂嗎？本事很大嗎？怎麼就這簡單的兩招，還敢挑戰我第一家長的權威？」

每天晚餐後，我喜歡在環形跑道邊散步，雪睿就像紳士一樣不緊不慢地跟着我，好歹主人姓李，千多年前的皇家貴族後代，肯定要保護好，不能有閃失。正慢慢走着，突然對面來了一條體型巨大的黃狗。大黃平時蹲守在出校門口的一條小巷，每次我帶雪睿從巷子裏過，大黃就以大欺小，過來撕咬雪睿。雪睿面對勇猛的大黃，只能忍氣吞聲地往我身邊躲，不敢正面應戰。現在，大黃好不容易落到自家地盤上，雪睿怎會放過這個一雪前恥的絕佳機會？兩狗相見，那是分外眼紅。雪睿「狗假人威」地邊衝邊狂吠，音量達80分貝。我怕雪睿吃虧，手中拿起一根木棒也跑了過去。大黃很是識時務，立馬撒腿狂奔，望着落荒而逃的大黃，雪睿像打了勝仗的將軍，洋洋得意地回到我身邊，頭昂得特別高，一副揚眉吐氣的樣子，終於為自己贏得了「一絲做狗的尊嚴」。

夜幕徐徐拉開，晚風輕拂，帶來一股股淡淡的甜香。該回家了，可雪睿還沉醉在交戰勝利的興奮中。我溫柔地輕喚了幾聲，雪睿卻充耳不聞，完全不把村長當幹部，就是不肯走，我不再搭理雪睿，一個人回家了。半個小時後，聽到雪睿抓門的聲音，我故意沒開。本尊正煩着呢，雪睿這個小毛孩，還敢造反，不用家規修理牠一下，不知道馬王爺3隻眼，今天必須讓牠在外面罰站兩個小時，面壁思過。抓不開門的雪睿就用頭撞門，砰砰砰的聲音愈來愈重，節奏愈來愈快，打開門，雪睿嘴裏竟然叼着5元錢。牠立功似地把紙幣吐到我腳下，尾巴搖得像朵飛翔的蒲公英，得意得不行。我徹底蒙圈了：雪睿，你這是什麼智商？你還認識人民幣？原來人民

幣不但人人喜歡，連狗也很喜歡呀！雪睿你這個傢伙太貼心了，知道主人現在買條內褲都要分期付款，你來搞救濟了？

2019.1.10是個悲傷的日子，與我朝夕相處的雪睿永遠地離開了我，跑到了遙遠的天國旅遊去了。那幾天，天氣一反常態地冷，竟然零下四五度，地上結着厚厚的冰，踩在上面咯吱咯吱地響。雪睿還是保持着優雅的紳士風度，每天要下樓蹦蹦跳跳幾圈，我怕冷，縮在被窩裏不想出門。沒想到就是因為我的懶惰、我的疏忽，雪睿再也沒捱過那個寒冬。那天晚上，牠的食量出奇地大。沒想到，第二天，雪睿就病了，嘴裏嘔出很多白泡沫，第三天，雪睿嘔出了很多血，走路搖搖晃晃的，連水都喝不進，醫生給牠打針餵藥，病情毫無起色。我又着急又擔心，一晚上爬起來三四次，看看雪睿好點嗎。第四天早上，我剛打開門，雪睿東倒西歪地走出門，我以為牠好點了，心裏鬆了一口氣。早餐後，發現雪睿還沒回來，怕牠「大病初癒」凍壞了，急忙去找。結果，牠躺在樓下一個角落裏，無法站起來了。我把牠抱回家，眼睜睜看着雪睿的身體愈來愈硬、愈來愈涼，眼睛變得灰白，然後光芒徹底消失了，流下了一串冰涼的淚珠。我抱着雪睿的屍體默默流淚，木偶一樣呆坐了幾個小時。原來雪睿知道自己不行了，在離世之前，強撐着最後一絲力氣，偷偷地爬出去，躲開我，就是不想讓我看到那生離死別的場面，怕我傷心。每次想到此，鹹澀的淚水就會不由自主地湧出來。

從此後，我不再養狗。偶爾去樹林裏看看雪睿，就對牠說：知否知否，已是綠肥紅瘦。



網人網事 理美美

# 沒歧視，但嫌棄

朋友發來一條視頻，說「火了」。打開一看，是某個內地坐擁近百萬粉絲的網紅藉香港通關的熱點拍了個「挑戰在香港說一天普通話，看會不會被翻白眼(歧視)」，並話裏話外引導出個結論：「會」。

網紅在視頻裏吐槽了好幾件事，且都在一天之中發生，沒看視頻前，乍一聽確實事態嚴重，但轉念一想，小狸在香港說了20年普通話，怎麼從來沒有覺得「被歧視」過？——所以，套用一個當下的網絡流行句式：有沒有一種可能，「被歧視」不是因為說普通話，而是因為自己「底兒潮」？有沒有一種可能，不是網紅被「歧視」，而是港人「被」歧視？

事實證明，小狸的推測八九不離十。看過視頻就明白，網紅判定的一系列「被歧視」，其實都源於3個原因：自己的玻璃心、事先預判的立場以及自身不恰當的行為和認知。而這3個結合在一起，就是傳說中巨嬰心態。舉個栗子，網紅吐槽她在茶餐廳吃飯時「看到座位旁有個插座就插上手機充電」，但被店主提示「這裏不能充電」，於是覺得被歧視了……

除了嘆氣，真是並不知道該怎樣和這樣的思想溝通。全港的茶餐廳基本都不再免費充電，一個是電費真挺貴的，再一個是即便不貴，你也只是給了碟頭飯的錢，店家願意提供免費充電那是店家額外的慷慨和善意，他如

果不願意也完全合情合理無可厚非。作為食客，薈羊毛還理直氣壯，並不合適。其次，如果真是緊急需要充電，是不是也應該先徵得店主同意？如入自家炕頭，直接套上轉換器就插，底層心態仍是「我消費了我就是大爺」。

其實明眼人都明白，網紅的小視頻與其說是蹭通關熱點，不如說是藉通關又打了一遍挑撥兩地矛盾的舊牌。坐地撒潑一口咬定被辱了，永遠是當今社會的流量密碼。事實證明也正是如此，視頻一出，大量用以類聚的自媒體就如糞坑烏蠅般聚了上來，積極轉發評論收割二次流量，比如微博某號進一步煽動情緒的轉評「看完真的會生氣，哪來的優越感啊！」已收穫500萬觀看。

嘴上都是主義，心裏全是生意。只不過，連盜亦有道，網紅們的吃相卻真的難看了一些。一邊偷換概念說「歧視普通話」綁架不明真相的大眾，一邊自私自大缺乏常識給內地人丟臉，愈發激怒港人不反感。而兩地人民多年來為了融合的不懈努力，就一點點消耗在他們的群魔亂舞中。

也作為一名港人，小狸不「歧視」以網紅為代表的巨嬰族，因為字典中對「歧視」的定義是「基於不正當的理由，區別對待不同族群的人們」——因為厭惡你的理由很正常，所以不是歧視，而是嫌棄。且這嫌棄，無關語言，無關地域，只有關低級。



信而有征 劉征

莎士比亞書店是一間書店，也是一個出版社。我們都知道它位於巴黎聖母院附近，就在剛過塞納河的一角。《尤利西斯》的第一個版本是在這間書店出版的。即便到了今天，當你途經巴黎，想要有一個落腳地，你可以省下一筆租金，因為莎士比亞書店給那些沒有錢的旅人提供免費住宿。你所需要做的只是在店裏免費打點鐘。到了夜裏，擺書的椅子就成了床鋪。

在書店的一個拐角，還有架老掉牙的鋼琴，誰有興趣就可以去彈。然後，書架空就傳來了音準不那麼準，卻又別有情趣的旋律。在現場的人都會聽到，有時這琴聲當中夾雜着細微的聊天聲，聊的內容未必精彩，也許僅僅是東一句西一句的閒扯，但那感覺好極了。

不過，在你聽完這一切，某一天，當你站在它的門口，或許你會失望的。你沒法把眼前所看到的這個簡陋的外表與它的名氣聯繫起來。它的美譽度是那樣如雷貫耳，可是眼前這個小小的店舖，裏面各種逼仄的轉角，甚至可以稱得上乏善可陳。因為即便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角落，你都可以看到完全相似的一家書店。

所以莎士比亞書店不是因為它自身的物質性

# 莎士比亞書店

而聞名。它的與眾不同，在於代表着一種浪漫的、波希米亞的生活風格。就好像西班牙人總是將加泰羅尼亞想像成自己的精神首都，整個法國的穆斯林對馬賽更有歸屬感一樣，莎士比亞書店作為一個懶散的、不負責任的、來去自由的象徵，具有一種文化上的凝聚力。它或許被神話了，可這種言過其實正適合我們在精神上談論它。

我現在回頭想一想，類似於莎士比亞書店這樣閒散的風格在整個歐洲是一種隱形存在。就在2003年，我第一次到巴塞羅那旅行的時候，那時還是一個剛剛畢業的大學生，簡直不名一文。有天我們隨口聊了一下，就臨時決定第二天去西班牙。當時同行的還有兩位完全掏不起房錢的。他們出國花光了家裏所有的錢。但經不起我們攛掇，他們也一起來了。於是，一群年輕人就陪着他們睡大街。那是我第一次露宿街頭，感覺十分痛苦。在初冬的深夜，到處都料峭着。半夜時分，整個人又累又睡不着。

然後，到了第二天。一大早，當我和另外兩個夥伴去覓食的時候，居然迎面遇到兩位馬德里的人，他們看到我們就很熱情地邀請我們去家裏作客。這事情已經過去20年了，我對西班牙的印象都有些模糊，然而巴塞羅那的

這兩位青年和他們身後典雅的巴洛克建築依然讓我印象深刻。那種感覺在當時是驚異大於暖心，我們都怕這兩人不懷好意，於是很狼狽地拒絕了他們。

可在經歷了莎士比亞書店的作風，在法國南部的小鎮上看過奔牛從街頭衝衝直撞地跑過去，而遠近村民都興致勃勃地追趕向前的時候，一種不設防的心理就會慢慢讓你發生變化。以至於我在某一日從上海回杭州的火車上，居然邀請對面那位無處住宿的仁兄來我家住。儘管我會不由自主地想到晚上可能應當鎖好房門，可這聲邀請畢竟是發出了。不過，他和我當初一樣，前一秒鐘還在發愁，現在卻疑慮重重地看了看我，之後拒絕了。

所以我想，一種善意有時是在某種不同於傳統道德(防禦性)的倡導之下才有表達的機會，一些看似不那麼沉重的，甚至有些隨便的行為，也許未必是壞的。就好像Couchsurfing這樣的全球性活動，甚至是Airbnb、民宿，都呼應了一開頭那間莎士比亞書店，把自己真實地呈現出來，不加修飾的。而它的破舊，正像一個對物質追求極低的人那樣，令精神至高無上了。而精神的完整性，也將在你不怕失去的時候才來造訪。